

DOI: 10.13317/j.cnki.jdskxb.2015.010

矛盾之国——波德莱尔《遨游》的主题批评

左 百 瑶

(日内瓦大学 文学院, 日内瓦 1206)

摘 要: 波德莱尔的作品多以沉重阴郁为基调,但他的诗歌《遨游》却描述了一个可爱的世界,流露出幸福的感觉,引得不少读者想要对诗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一探究竟。运用主题批评法解构作品表层系统,从视觉、触觉和味觉三方面着眼,重组全诗意象,重构深层系统,可以发现诗人并非改变风格,也并未扭转内心之颓败,而只是在理想与现实中摇摆而已。

关键词: 波德莱尔;《遨游》;主题批评;矛盾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5)01-0069-05

作为象征主义的先驱,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 Pierre Baudelaire)擅于通过描绘意象的方式抒发情感。他总能利用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描绘出各种各样的意象,从而创造出一种富于象征性的意境。他的诗歌如同一幅内容丰富的画作,画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被寄予了情感,所有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反映出诗人创作时的内心世界。波德莱尔的诗歌有着极强的“代入感”,因为他所描绘的意象与人的感官密切相关。他相信人们能够利用“通感”产生联想,将诗歌中所有与听觉、味觉、视觉等有关的意象整合起来,达到对作品的完整、立体、生动的理解。正如日内瓦学派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莱蒙(Marcel Raymond)所说:“波德莱尔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作为一个孤独的漫游者潜入到或美或丑的大街小巷,华屋斗室中,向他们打开心扉,完成‘灵魂的神圣出卖’,达到‘包罗万象的交流’的高度:主体与客体交融无碍。”^{[1] 86}

在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中,不少作品以暗沉为基调,字里行间中充斥着“腐肉”“污水”“蝙蝠”等黑暗的意象,给人压抑绝望之感。但其中的《遨游》一诗却一改其阴暗的风格,以明快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理想世界的图景。诗人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怎样的心理状态呢?本文将利用主题批评法,解构诗歌表层结构,利用其意象的重

新整合,构建新的深层结构,从而了解诗人创作当下的内心世界。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首先简单地介绍作为理论背景的“主题学批评”;在文章的主题分析部分,我们将利用主题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分析波德莱尔的《遨游》一诗。

一、理论框架

主题批评法(或主题学批评法)大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它主张将隐藏在作品深处的“主题”挖掘出来,通过相互联通的主题了解作者创作当下的心理,进而更好地理解文本。与此前盛行的结构主义批评法不同,主题学批评法注重对文本内容而非文本形式的批评,其重要概念“主题”或“意象”也是基于文本内容的归纳和抽象。主题学批评的开创者是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他率先将“意象”^①纳入批评的范围,提出“意象”不是零碎的片断,而是“完整的主题,它汇聚来自不同意义的各种现象”。巴什拉尔认为“意象”可以回溯言语和想象的起源,同时又表达“聚集在事物内部的情感空间”^[2],具有引导读者重新认识作者内心世界的重要作用。他的《火的精神分析》《水与梦》《大气与梦》《土地与意愿之幻想》等代表作将水、火、土、气看作文学作品中的四大基本元素。这四大元素不

收稿日期:2014-10-22

作者简介:左百瑶,博士研究生,从事法语语言文学研究。

①巴什拉尔提出的“意象”与下文将提到的里夏尔的“主题”基本一致,是由不同的“子题”分类并抽象而成。因此巴什拉尔的“意象”不是文本中某一具体的单一的细节描述,不是本文引言中提及的一般意义上的意象,本文中打引号的“意象”特指巴什拉尔的“意象”概念。

是自然世界中的元素,而是文学作品中的“意象”。

巴什拉尔的学生让·皮埃尔·里夏尔(Jean Pierre Richard)继承了他的主题批评原则,致力于关注文本内容,通过隐藏于文本表面之后的“主题”研究作者的内心世界。里夏尔对主题批评法进行了深入和细化,他的批评步骤可以概括为:首先,从作品的表面内容入手,发现反复出现的子题(motif),然后按照相近的意义将作品中的子题进行分类,在此过程中,若干个意义相近的子题抽象出一个共同义素,即主题(thème);在确定了文本中的主题之后,一方面分析各个主题与子题的关系,另一方面将若干主题联系起来,形成作品的深层网络系统,分析作者的情感世界。里夏尔认为,抽象的主题以具象的子题为载体,在文本中反复出现,体现了作者深层的心理活动。在《马拉梅的想象世界》(*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的序言中,里夏尔说到,一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形成作品的无形的框架,大概它们能给我们提供打开内部组织的钥匙;这些主题在作品中最常得到发挥,以一种可视觉,不同寻常的频率反复出现在作品中,在此处或彼处的重复出现表现一种萦绕在作者脑际的念头^[2]。

子题经过汇编整合后形成不同的主题。在同一作者的作品中可能会发现同一个主题,也可能出现多个对立的主题。主题批评学认为相悖的主题也是辩证的主题,主题学的研究是在悖论中建立并达到一个平衡的^[3]。这一情形在《遨游》一诗中得到了体现:从视觉、触觉和味觉三个方面着眼,读者都会发现隐藏于诗句之中的三对矛盾的主题。因此,我们选择主题学批评法分析《遨游》的原因有二:首先,主题批评法注重意象的发掘、分析与重组,而波德莱尔的《遨游》一诗又有着丰富的来自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意象。其次,《遨游》一诗中出现的意象在感官上体现出矛盾对立的特点,如果不利用主题批评法对其进行重组,找出统一的主题,对单个意象的分析便是分散的、凌乱的,对我们探索作者内心情感世界毫无益处。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运用主题学批评法解析《遨游》一诗,讨论诗中三对互相对立的主题是怎样达到统一与平衡的。

二、波德莱尔《遨游》的主题分析

《遨游》原诗全文及翻译如下^{[4]121-123;[5]75-77}:

L'invitation au voyage

遨游

Mon enfant, ma soeur,
孩子,好妹妹,
Songe à la douceur
想想多甜美!
D'aller là-bas vivre ensemble!
到那边共同生活。
Aimer à loisir,
相爱多逍遥,
Aimer et mourir
到白头偕老,
Au pays qui te ressemble!
在与你相像之国!
Les soleils mouillés
潮湿的光线,
De ces ciels brouillés
幽暗的阴天,
Pour mon esprit ont les charmes
对我心灵魅力多
Si mystérieux
像你的邪眼,
De tes traîtres yeux,
神秘又阴险,
Brillant à travers leurs larmes.
透过泪水在闪烁。

Là, tout n'est qu'ordre et beauté,
那里,只有美、秩序,
Luxe, calme et volupté.
奢华、宁静和乐趣。

Des meubles luisants,
家具在闪光,
Polis par les ans,
被岁月磨光,
Décoreraient notre chambre;
将装点我们房间;

Les plus rares fleurs
罕见的鲜花,

Mêlant leurs odeurs

将馥郁混杂

Aux vagues senteurs de l'ambre,

在龙涎香的清淡;

Les riches plafonds,

华丽的屋顶,

Les miroirs profonds,

深邃的明镜,

La splendeur orientale,

东方风格的明艳,

Tout y parlerait

都避人耳目,

à l'ame en secret

对心灵说出

Sa douce langue natale.

故乡的可爱语言。

Là, tout n'est qu'ordre et beauté,

那里,只有美、秩序、

Luxe, calme et volupté.

奢华、宁静和乐趣。

Vois sur ces canaux

看那些船

Dormir ces vaisseaux

沉睡运河畔,

Dont l'humeur est vagabonde;

它们性格爱流浪;

C'est pour assouvir

正是为成全

Ton moindre désir

你小小心愿,

Qu'ils viennent du bout du monde.

它们才来自远方。

Les soleils couchants

——夕阳给田地、

Revêtent les champs,

运河和城市

Les canaux, la ville entière,

披上紫红和金黄

D'hyacinthe et d'or;

这五彩衣服;

Le monde s'endort

世界已睡熟,

Dans une chaude lumière.

沐浴着火热光芒。

Là, tout n'est qu'ordre et beauté,

那里,只有美、秩序、

Luxe, calme et volupté.

奢华、宁静和乐趣。

整首诗的字里行间都包含着与人的感官——如视觉、触觉和味觉——密切相关的意象。然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发现,从每种感觉着眼观察,都有两个相互对立的主题。我们将通过整合诗歌中的子题,即意象,具体分析分别存在于视觉、触觉和味觉中的矛盾主题。

(一) 视觉:模糊与明亮

1. 模糊。诗人邀请他的爱人同他一起去一个只有“美、秩序、奢华、宁静和乐趣”的理想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像他想象般完美。天空不是明亮的,而是昏暗的(“潮湿的光线,幽暗的阴天”)。与雾气混合后的光线变得潮湿、朦胧,给人以迷惑和消沉的感觉。在雾蒙蒙的天空下,世界是阴暗的、浑浊的、灰色的。一切都显得模糊而神秘,甚至连爱人的眼睛,也是神秘莫测的。“像你的邪眼,神秘又阴险,透过泪水在闪烁”,透露出了一份摇摆不定的爱,让诗人感到忧愁和痛苦。然而,既然爱人的眼睛揭露了她的背叛(原文中的 *traître yeux* 直译为“背叛的眼睛”),为何眼中会有泪水呢?是不是她感到了悔恨,抑或是有难以启齿的秘密呢?诗人对此不得而知。因此,情人的心思对他而言,也是模糊的、不明确的。

此外,在华美的房间里,龙涎香的味道时有时无(*vagues senteurs de l'ambre* 中 *vague* 意为“模糊的,不明确的”),那模糊的香味在房间里短暂停留后很快就消失了,好像幸福一般稍纵即逝。房间里似乎还回荡着熟悉的乡音,但这乡音也是轻微和模糊的(*Sa douce langue natale* 中, *douce* 有“轻微,柔和”之意),也许它并不是通过耳朵感知到的,而是来自内心深处。

2. 明亮。如果说光线的模糊、天空的昏暗、龙涎香似有似无的香味和情人飘忽不定的爱意让

人感到失望,那么明亮的事物则给人以希望。诗中提到的许多房间里的陈设都具有明亮、辉煌的特点。首先,经过岁月的擦拭,家具明亮光滑,显得既古朴又华美。而奇花异草的香味又加重了房间的奢华。“华丽的屋顶”“深邃的明镜”则是“东方风格的明艳”的重要因素。置身于这样的环境,谁不感到温暖舒适呢?在室外,夕阳的余晖笼罩着田地,大地一片金光灿烂。不光是田地,运河和城市都“披上了紫红和金黄的外衣”。“紫红”和“金黄”都属于暖色系,在视觉上给人们热烈、辉煌的感觉。

通过分析和整合全诗意象,我们发现在视觉方面存在着一对对立的主题:模糊和明亮。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触觉和味觉上的矛盾的主题。

(二) 触觉:寒冷与温暖

1. 寒冷。首先,“潮湿的光线”容易使人感到寒冷潮湿。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黄昏之时(从“夕阳”可见已是黄昏),温度越来越低,即使太阳还未完全消失,仍会感到阵阵凉意。“幽暗的阴天”也象征着天气的阴冷。此时,运河上的船只正要远航,而灰暗的天空似乎预示着风暴,船只未知的前程使人担忧,甚至恐惧,更加深了寒冷的感觉。另外,爱人那“神秘又阴险”的“邪眼”使得寒意更加明显。可以想象,看到这个要与自己共赴理想世界的女人背叛的眼睛,诗人不觉一股凉意涌上心头。

2. 温暖。如果说“背叛的双眼”是冷漠的,眼中的泪水却是温暖的。一方面,这泪水说明情人对诗人的爱余温尚存。若不是还爱着诗人,眼中怎么会有泪水呢?另一方面,这泪水也让诗人回忆起昔日的温情。也许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慰藉,诗人在他的理想世界中创造了更多温暖的意象:“古朴的家具”“华丽的屋顶”“深邃的明镜”象征着东方风格的艳丽和奢华,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温暖。此外,“甜美的乡音”对一个漂泊远方的游子来说,无疑是心头的一股暖流。因此“乡音”也是构成“温暖”这一主题的因素之一。除了室内陈设,一些自然景观也被诗人赋予了温暖的特点:夕阳的光芒是金色的,给人温暖的感觉。“夕阳给田地、运河和城市披上紫红和金黄这五彩衣服”就如同母亲将世界万物拥入怀抱,令人感到温暖、安详。就如同诗歌结尾所说:“世界已熟睡,沐浴着

火热光芒。”

(三) 味觉:苦涩与甜蜜

1. 苦涩。在诗的第一句,诗人叫爱人想象甜蜜的生活(“好孩子,好妹妹,想想多甜美。”)但他接下来却列举了一系列苦涩的意象:“潮湿的光线”“幽暗的阴天”“你的邪眼”“泪水”。“潮湿的光线”和“幽暗的阴天”象征着灰暗和失望,揭示了诗人内心的苦闷。爱人“背叛的双眼”也与这一苦闷相呼应,也许这正是诗人感到苦涩的根本原因。此外,“泪水”的味道也是苦涩的。而爱人流下“泪水”的原因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是因为品尝到了悔恨的苦涩。

2. 甜蜜。在尝到苦涩的滋味后,诗人创造了许多甜蜜的意象来平复失望和自我安慰。在这个甜蜜的世界里,“罕见的鲜花”的馥郁与“龙涎香的清淡”混杂,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花园,空气中弥漫着花和蜜的香味。此外,故乡的语言也是甜蜜的,她似乎唤起了童年的美好回忆和故乡的幸福生活。

此外,自然景观也与“甜蜜”这一主题相照应。比如:船只“沉睡”在运河畔,世界“熟睡”在火热光芒之中。相继出现的“沉睡”和“熟睡”两个动词表现了沉浸于睡眠和甜蜜梦乡的宁静安详:运河里荡着阵阵清波,如同婴儿的摇篮轻轻晃动。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样一幅甜蜜画面:慈祥的母亲轻轻推着摇篮,轻声哼唱着摇篮曲,哄婴儿入睡。此外,夕阳的光芒也与“甜蜜”相关,因为“金色”也是蜜糖的颜色。“沐浴”着金色光芒入睡怎能不拥有蜜糖般甜美的梦呢。

三、结 论

主题批评法旨在通过解构表层系统,重建深层系统。本文在对《遨游》一诗的意象进行重组后,从视觉、触觉、味觉三个方面重建了深层结构,发现了存在于深层结构中的三对矛盾的主题:即模糊与明亮,寒冷与温暖,苦涩与甜蜜。这三对矛盾的出现说明波德莱尔在创作诗歌时并非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中,现实的缺憾和绝望仍然在潜意识里影响着他,以至于在构建一个完美世界的时候,他所描绘的意象也透露出灰暗的一面,使人产生模糊、寒冷、苦涩的消极情感。而三对主题的对立也揭示出诗人内心的矛盾,那便

是对现实世界的绝望与对梦想王国的遐想。《遨游》中的第一段诗句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好孩子，好妹妹，……到那边共同生活，……在与你相像之国。”一个国家如何与一个女人相像呢？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二者的相同点便是“矛盾”：这个想象之国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形象，就像诗人的情人深陷爱与背叛的矛盾一样。

总之，《遨游》表面上描绘了一个可爱的理想世界，但梦想与现实的矛盾深深植根于诗人的内心，使他描绘的意象体现出矛盾、对立的主题。这种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融合亦被文学评论家称作是诗人的使命：“人处在两个世界之中，正在它们的连接点上，诗人的使命则是克服这种二元性，或至少是在他自己身上培育这种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形而上认同，这种‘应和’，这种在‘混沌深邃的统一体中’的最终融合从而力图克服这种二元性。”^{[6]339}通过对《遨游》一诗的分析，我们见证了波德莱尔对连接内外两个世界这一使命的完美履

行，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 [1] 郭宏安. 从阅读到批评——“日内瓦学派”的批评方法论初探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2] 鲁京明，冯寿农. 主体间意识在文本中的对话——析让-皮埃尔·里夏尔的主题批评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8—63.
- [3] 王 静. 从主题到意象——法国主题学发展简述 [J]. 法国研究，2001（2）：54—59.
- [4] Baudelaire, C. P. *Les Fleurs du mal* [M]. Paris : Poulet-Malassis et de Broise, 1861.
- [5] 波德莱尔. 恶之花：波德莱尔作品菁华集 [M]. 郑克鲁，译. 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
- [6] Raymond, M. *From Baudelaire to Surrealism* [M]. Metheun: New Ed edition, 1970.

（责任编辑 张向凤）

Kingdom of Contradictions —A Thematic Criticism of Baudelaire's *l'invitation au voyage*

Zuo Baiyao

(Faculty of Arts, Geneva University, Geneva 1206, Switzerland)

Abstract: Unlike most of Baudelaire's works which have a gloomy tone, *l'invitation au voyage* describes a lovely world and reveals the feelings of happiness. As a result, many readers want to know the poet's mental state when he was writing the poem. Armed with thematic criticism,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superficial syste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ep system by rearranging the motifs of three aspects: visual, tactile and gustatory senses, we find that the poet neither changed his style nor changed his inner feelings during the creation of this work; instead, he was vacillating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Key words: Baudelaire; *l'invitation au voyage*; thematic criticism; contradiction